

憶張光直師瑣記

洪曉純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遙遠的北國
就要飄雪了
您堅決地說
冬季之前 要再看一眼商丘
穿越了汪洋、巨流與重山
穿越了等待、希望
也穿越了病痛
直到
您微顫的雙手 犹起商丘的一把黃土

剎時
滾滾黃沙呼嘯揚起
夯築城牆的棒喝聲 此起彼落
佈滿卜辭的龜甲 徐徐生煙
冶鍊青銅的火花 燃遍天際
聲勢壯大的軍隊 喧天震耳
商王
就要出征 · · · · ·

張先生離我們而去已快半年了。在這之間我和妹妹常回想起自一九九五年初次作了他的學生後的點點滴滴。對我們來說，他之所以令人懷念不僅只是輝煌的學術成就，更多的是他所教導我們的以及與他相處時的記憶，那就像是冬天的煦陽般溫暖。相處的時日雖不算長，然而這些片片段段的回憶，卻如同浮光掠影，時常湧上心頭，伴隨的是無止盡的追思與哀愁。



張光直先生與洪曉純、洪玲玉在北京考古書店

一九九五年秋天，張先生回台大開授「中國考古學專題討論」，當時我們都相當期待。終於，第一堂課開始了，教室裡的張先生不苟言笑，往往毫不留情地一針見血指出錯誤。因此，每到週三的午後，人人如坐針氈，似乎隨時都要處於備戰狀態。印象最深刻的是那個學期的最後一堂課，張先生即將返美過聖誕節，面對嚴格的他，每個人都隱藏起內心真正的情感，課堂的氣氛使得教室的窗戶似乎結上一層厚厚的霜。張先生先是交代了書寫期末報告的格式，停頓了好久，鴉雀無聲的我們，望著他

那顫抖的手從口袋掏出治療帕金森氏症的藥，並緩緩地吞下藥丸。他以極為感性平和的口氣對我們說，「我這輩子最大的希望是將來能夠發明一種眼藥水，只要點上它，所有史前時代的景象都可以變成真的，像是法國洞穴壁畫上的野牛或者是克羅馬儂人，它們都會活生生的出現在面前，考古遺址上死的都可以變成活的。這麼一來，我終於知道史前時代的人究竟怎麼生活。這樣的願望，希望將來有一天能夠實現。」相對於課堂上一向嚴峻的張先生，誰也沒料到這突如其来的一席話，或許，長久以來，張先生一直抱持著這樣發乎至誠的赤子之心在從事考古學的研究吧。面對他年老的病容，我内心澎湃而激動不已，眼淚竟不由自主地滑下了臉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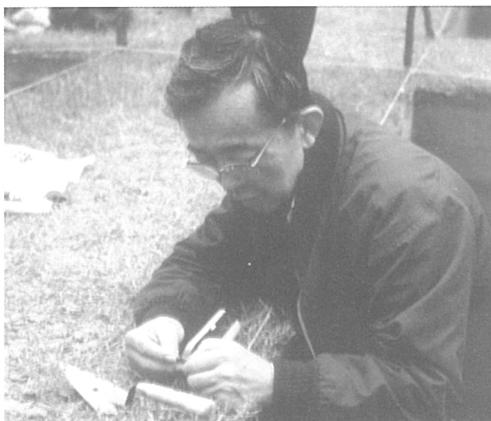
隔年，張先生繼而開授「中國考古學重要著作選讀」。學期到了一半，論及他著名的「中國相互作用圈(Interaction Spheres)」理論。張先生忽然從椅子上站起來邁向講台，一向需要旁人扶持的他，這突來的動作著實讓我們嚇了一跳。正當大家一頭霧水時，張先生的左手吃力的扶著黑板的溝緣，右手拿起粉筆開始畫圈，直到整個黑板佈滿了大大小小的圓圈才停止。可以想見，這樣的動作勢必消耗他很大的力氣和時間才可能辦到。正當我們瞠目結舌的望著張先生時，他轉而慢條斯理的說，「黑板上這些圓圈代表了同一時間、全世界不同的考古學文化，光是中國就有好幾個，每個相鄰

的文化間有著各種型式的互動關係」。鴛鴦如我，終於了解到張先生所謂的「相互作用圈」，是不受到任何種族或國界所限制的，其精神不僅只對於中國文明起源的解釋，更是對於世界性考古學研究的終極關懷。身體羸弱的他，選擇了這樣出人意外的表達方式來取代長篇大論，讓我們深深地記在心裡。

在張先生生病期間，由於行走不便而需要扶助，再加上帕金森氏症的偶發狀況，我們幾個學生曾經排班來輪流陪伴他。記得我第一次來到中研院的活動中心，當時與他相當疏遠，面對書本上叱咤風雲的大師，恐懼的我實在不知道要聊些什麼。只能小心翼翼的注意張先生的動作，偶而幫忙倒水或吃藥。後來，張先生解除了尷尬，他說，「按照醫生的規定，每天下午要散步，這是例行的復健工作，我們到外面走走吧！」那時，惶恐的攏扶著張先生，我内心忐忑不安，很擔心他摔跤跌倒。或許猜到了我心裡的壓力，張先生一邊往前走，一邊不斷的點頭微笑，似乎是要人放心。後來，走到水稻田旁邊時，他忽然鬆開扶持的手，一個人逕往田埂走去，錯愕與驚慌的我只好跟在後頭。

張先生踉蹌的步伐深深地烙入水田的泥濘，前行幾步之後，他得意的轉過頭來笑著說「看！我不走得挺好！」。那時，橙紅色的夕陽正在天際，將張先生的身影拉的好長、好長，和風徐徐吹拂著，兒童的嬉戲聲從遠處傳來，我心裡感到陣陣酸楚。從這件小事上，我不僅看到了張先生對抗病魔的堅毅態度，更深深感受到他的直率、自然和平易近人的一面。

一九九七年十月，張先生的身體已相當虛弱，但仍始終惦念著要到河南商丘。我



張先生攝於河南商丘馬莊遺址



1994年秋，張先生攝於河南商丘馬莊遺址，正在討論出土陶片年代。左一，社會科學院考古所烏恩（時任副所長）；左二，張長壽（中美聯合考古隊中方負責人）

們一行人（包括我自己、趙金勇和陸緹），從台灣陪著張先生到大陸，原本預計在北京待兩天就到商丘，但抵達北京後，張先生的身體狀況很差，我們面臨要取消計劃的決定。在王府井的旅館中，張先生躺在病床上對我們說，「我的身體不行，只得留在北京，但是你們要按原定計劃去商丘，既然來了，就沒有不去的道理，我希望你們有這個機會學習中國考古學。」

當時張先生非常堅定，希望我們留下生病的他，盡速前往河南。他毫無私心的催促我們盡快動身，以能把握住每一分一秒的學習機會。終於，約莫一週後，張先生的情況好轉，得以搭火車的臥鋪到達商丘。那時他上下火車多半要靠輪椅，身子仍為帕金森氏症所苦。但是看的出來，他相當高興，事隔多年終於再度抵達這個讓他魂牽夢縈的地方，這處他堅信可以找到早商都城的考古遺址——商丘。

從河南回北京的路途，我們一行人搭了晚上的夜車，我昏昏沉沉的在火車內的上舖睡著了。接近清晨時分，搖晃的火車中，隱隱約約可以聽到微弱的聲音喊著我的名字，當我睡眼惺忪的醒來，外頭還是漆黑一片，這才赫然發現聲音是由張先生的下舖傳來。原來火車上的棉被太薄、再加上華北冬夜嚴寒，他全身都被凍的冰冷，卻沒有力氣坐起來。我不知道張先生究竟受凍了多久，才向我求救，望著他那發抖的身體，心裡萬分心疼和難受。然而，回到台北後，張先生對於商丘的研究卻更加的積極。至今，每當夜深人靜，我腦海中經常浮現出張先生談起商丘考古那期待的眼神，交織的是那一個在火車上寒冷的冬夜以及他的堅強、執著。

一九九八年張先生從台灣要回美國時，我們一群人在中正機場為他送行，當時他坐在輪椅上準備入關，我開玩笑的說：「您看一些人在收集航空的湯匙作紀念。上回我和臧振華老師從菲律賓回來，在長榮的飛機上各自偷了一把湯匙。我在想，老師，您這趟回美國，可不可以幫我『拿』？下次帶回台北來。」我話一說完，張先生用力點了頭，我開心的笑了，以為他答應我的拜託，沒想到張先生竟幽默的說，「從現在起，我也要開始為自己收集」。

這是我最後一次與張先生見面，一直沒有好好的和他說再見，心裡總以為能夠和他在台灣再相聚，卻沒想到再也沒有機會了。所有的悲慟和惋惜，筆墨實難以形容……。

張先生走了，我們哀悼的不只是失去一位世界級的考古學大師，更是一位恩師、一位摯友。